

数智时代生命取向的教学反思与重构

龙 庆, 吴支奎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 数智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创新应用,触发教育领域发生深层次变革,重塑了教育形态。然而,数智技术在为教学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教育主体带来诸多挑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基于生命立场检视当下,数智时代教学存在技术理性的僭越、情感理性的缺位、学习者自主性的消弭等遮蔽主体生命的风险。究其根本在于教学的功利化倾向、技术工具价值至上理念的偏颇以及数智技术依赖的裹挟。教学不仅是对知识的传递,更是围绕具有主体情感和完整个性的人发生的活动。立足“具体”的生命个体,数智时代教学应着眼于教学生命价值实现,加强主体关怀,重视人文教育,增强主体生命体验和师生交往情感联结,打造具有温度的教学环境。

[关键词] 数智时代; 教学变革; 生命立场; 人文教育; 教育强国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龙庆(1997—),女,重庆潼南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E-mail:1058641654@qq.com。
吴支奎为通信作者,E-mail:zhikuiwu@126.com。

一、问题的提出

数智化(Digital Intelligence)指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智能化、高效化、自动化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1]。数智技术的应用使教学发生了质的变化,拓宽了教学活动的空间,提升了教学的智能化水平和教学效率,教学也随之进入了“数智时代”。毋庸置疑,以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智技术在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数智时代科技发展在为教育教学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特别是过度依赖数智技术导致人的情感冷漠和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忽视。课堂教学是师生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生命经历,是他们生命有意义的构成部分^[2]。在人工智能时代探讨生命存有,并非对“技术—生命”议题的简单化粘贴,而是要重构围绕生命的技术叙事^[3],将技术作为主体生命价值实现的“通路与垫脚石”。

从现有研究来看,数智时代教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者充分肯定数智技术对

于教育教学的重要作用,探讨新技术理念和技术革新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尤其是为教育教学提供的辅助性工具支持。数智技术发挥的技术性优势,成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也为赋能国家安全教育现代化^[4],赋能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5],赋能新质人才培养^[6]等方面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仍有部分学者对数智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保持着冷静思考与担忧。他们认为,数智时代也带来了科技伦理教育隐忧,倡导教育作出相应的调整^[7]。数智时代教师的权威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8],引发教师群体的技术焦虑^[9]。还有研究者指出了数智技术对主体的影响,其革新人类主体的生存境遇,改变了主体的存在样态,并让主体处于新的异化风险之中^[10]。也有研究者借鉴国外教育数字化转型经验,提出数智时代应以人的培养为中心^[11]。总的来说,虽然相关研究从人的主体性出发对数智技术赋能教育教学的功能、价值、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对于数智时代教学中人的生命、人的自我价值等关键性问题仍缺乏系统性探讨,亟须提高对

人的生命主体地位的关注度。

教学主体是具有生命特质的人,无论从哪一角度理解数智技术对教育教学的作用,最终都应回归到人的价值,即关注教学的生命向度,激发教学的生命活力。尤其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战略的背景下,教育需要培育具有信息素养、创新思维、跨学科意识等高阶思维能力的人。教育唯有真正使用好数智技术,才能将人的生命价值置于教育舞台中央,实现科技与教育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数智时代生命取向的教学需要在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和激发教学的生命活力的基础上,穿过“技术丛林和沼泽”,寻绎通往生命的实践进路,回归生命本真,珍视人文教育重要价值。因此,本研究在立足数智时代教学可能忽略人的生命价值批判与理性检视基础上,基于教学的生命取向分析生命遮蔽的缘由,重构数智时代教学个体生命价值体系,实现教学实践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

二、生命的遮蔽:数智时代教学的理性检视

技术具有两面性,数智技术应用于教育教学亦是如此。一方面,数智技术呈现的强大功能加速了课程教学新的变革,促进教育教学的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如果对数智技术使用不当也将带来风险。从人的生命立场检视当下,数智时代教学还存在技术理性的僭越、学生情感理性的缺位以及学生学习自主性消弭的生命遮蔽风险。

(一)“技术盲从”下的技术理性僭越

随着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技术成为教学的重要手段,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青睐。然而,人们如果只看到技术的优势,无视技术应用的合理限度,教学自然不可避免地深受速度与效率的羁绊与束缚,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失去对生命立场的观照,迷失于技术理性主导之中。技术理性原指以技术实践为中心形成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强调科学和技术在认识和改造世界方面的积极作用^[12],而如果数智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性地位增强和技术的使用不当则会造成技术理性的越位,可能引发教学主体性危机,忽视人的生命价值。虽然数智技术以特有的大数据分析、智能化、虚拟化等特征广泛应用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对拓展教学空间、挖掘教学资源、创新教学形式、助力教学评价等具有重要辅助性作用。但是数智技术在为教学通往虚拟世界打开大门的同时,也带来挑战。人们在对技术的狂热崇拜中容易误入技术理性迷途,导致个人隐私的泄露、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技

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压抑、教学主体情感交流的缺乏、过度依赖数智技术导致人的创造性退化等技术理性的僭越问题。例如,数字鸿沟可能会导致科技与人文的割裂加剧、伦理道德的丧失和人文精神的缺失^[13]。教育是人的教育,培养完整的人是衡量教育的关键标准,教育应超越技术理性发挥其生命育人功能。因此,教学绝不能让技术凌驾于人的主体地位之上,必须从技术盲从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保持对生命应有的观照与尊重。

(二)“技术浮华”下的情感理性缺位

教学对生命的坚守离不开情感的滋养,而技术并不具备情感,且不能生成情感,也就无法真正浸润教学主体心灵。教学作为一种情感实践活动,师生的情感交往是教学生命的重要体现。技术作为教学的辅助性工具,在与人的教学交互过程中永远不可能存在真实的情感与人格。与人类思维相比,它还缺少人类特有的品质,如自主意识、批判性思维能力、情感体验与道德判断等。它可以辅助教学,丰富教学形式,但不能改变教学的本质和人文主义特征。数智技术为学习者带来了全新的沉浸式体验,但同样也遮蔽了主体间的深度互动,没有关注到教学主体在道德、情感等非认知层面的交流,忽视了人是生命整全的存在^[14]。并且,随着虚拟化身的介入,师生关系由单纯的实体关系,演变成真人教师、虚拟教师与真人学生、虚拟学生间的多主体关系样态^[15],在这种人机关系中,直接跳过“真实的人”,导致师生情感的“直接交互”被搁置,师生生命情感联系将从“你—我”关系演化为“它—我”关系,忽视教学主体情感,难免造成教学的去情感化。教学的过程是主体情感发生的过程,是一种生命体验的过程,是生命成长的过程,无论学生具有何种个体差异的情感需求,都值得教育者的关注与呵护。故而,我们要谨防“技术浮华”下对情感的忽略,避免技术逻辑的绝对化。

(三)“技术依赖”下的主体自主性消弭

数智时代教学在对技术工具的依赖中,往往深受技术的束缚,造成技术的自主化程度提升、教学的自主性降低,在被技术力量牵引的同时,也失去了主体生命独有的、对意义世界的追问,导致教学主体的自主性消弭。长此以往,人在教学中的自主性则会隐匿于技术工具之中,当无限扩张的技术异化为师生借以把控教与学的手段时,实则的教学主体上了一副无形的“枷锁”,桎梏思维的发展,表现为教学主体自主思考、知识创造、批判性思维等能力的降低。例如,如果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不当,可能导致学生产生“智

能”依赖,消弭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影响学生知识建构能力的发展,使其丧失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16]。除此之外,因智能技术应用下资源的唾手可得,学生极易对信息技术产生依赖,转变学习的态度,对待作业应付了事,降低自我思考的能力,长此以往容易变为不会思考和丧失问题解决能力的“机器”。人工智能帮助学生直接呈现结果,直接跳过了人的思维过程,可能会导致文科思维能力变得平庸,“学生对人工智能类工具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学术写作变得更加容易,其洞见和智慧则愈少”^[17]。由此可见,如果学生在自主学习与思考环节过度依赖数智技术,势必会影响学生学习的自主性,造成学生思维迟钝,影响教育生态。网络中充斥的大量知识如果不加以思考鉴别,容易使人迷失在知识的洪流中,进入知识的误区。因此,数智时代教学应充分调动学习者自主性,优化教学方式,避免学生的自主性意识被技术逻辑所取代。

三、生命的立场:数智时代教学的生命遮蔽探因

技术源于生命,技术的创造源于主体生命的需求。教学的核心在于学生的发展,教学活动以学生的生命成长和生命体验为出发点和归宿,因生命而教学,为生命而发展。基于生命的立场和高度,归结数智时代教学生命遮蔽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人们过于关注教育教学的功利性目的,将数智技术奉为教学的圭臬,以及过度依赖数智技术工具在教学中的作用。

(一)教学陷入狭隘功利从而忽视主体生命的价值

教学的狭隘功利指的是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追求教学最大化的效益,忽视人的整体素质、道德情怀和创新思维能力等方面的价值,遗忘学生学习的个性体验和生命整全发展。教学如果陷入狭隘功利泥淖,往往更加关注学生信息的获取、知识的掌握和学习能力的提升,忽视主体生命价值,导致智能化教学环境中“知识传授”与自由发展的人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将作为教学主体的人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甚至为了追求教学效率、教学业绩、高升学率等而带来的物质性回报,借助技术工具进行知识灌输式教育,目的是让学生获取更多的知识以考取更高的分数。而教学的功利性越强,学生学习负担就越重,而过重的学习负担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身心健康,自然无法培养出生命整全的人。教学的狭隘功利不是为了培养完整的人,而是追求教学的“优绩”,甚至违背教学规律,忽视特定个体的生命价值而加剧教学的异化,扭曲教学的育人价值。数智化技术应助力培养为人的生命而存在的教

学,即为“人”的教学,帮助学生理解生活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玛莎·努斯鲍姆在《告别功利:人文教育忧思录》中指出:“教育能培养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员,重要的是,教育能培养出使自己的生活有意义的人。”^[18]如果不关注学生的生命成长和尊重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就无法彰显学习者主体性,那么所培养的是“有用的机器”而不是“完全的人”,他们既不能独立思考,也不具备批判思维,无法共情和理解生命存在意义。因此,促进教学的功利化向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转变,需要发挥人类的特殊优势,如人文关怀、情感照顾、恳切交流等,发展学生的综合素养、复合思维、意志品质等特质^[19]。

(二)技术至上理念的偏颇加剧主体生命的异化

教学如果缩减为纯智能的,它就是冷冰的、抽象的^[20]。技术变革教育的根本逻辑在于促进人的发展,其无法直接回答人的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技术能够革新教学的方式方法,但无法取代主体的人所具有的社会交往、对话理解等特征。技术能辅助教学但不能凌驾于主体地位之上,否则一旦发生越位,人的生命自由与价值便无处可去。技术至上理念驱使人们过于关注技术对教育教学的作用而忽略作为教学主体的人,将人推向被异化的风险边缘。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人,而人却处于被异化的困境,其以“类人化”趋势不断更新迭代,模仿人类情感能力,使教学主体的人面临被异化的处境,陷入“边缘化”危机之中。并且,如果将数智技术置于人的主体地位之上,为技术至上理念的产生提供了生根发芽的土壤,将导致技术与人的关系失衡。数智时代教学往往容易陷入技术至上的困境,忽略对教学主体对象的人的生命价值关照。然而,对于学生而言,当教育被机器、芯片充满的时候,学生内心世界则会陷入荒芜并面临个性成长资源的枯竭^[21]。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来说,在“技术至上”的教学环境中,教师自身权威也受到挑战,教师容易陷入他者认同与自我认同的疑虑之中。由此可见,在教育教学的具体实施中,只有克服数智技术的“异己”,重视教育的“生命取向”,才能降低被“异化”的风险。事实上,只有在真实的师生人际交互之中,学生才能更好地进行情感表达,也只有在“生命在场”的真实世界里,学生的生命价值才能被感知与理解,从而防止被技术“异化”。技术要最终服务于人,服务于人的生命成长,并与人共生,才是技术的最终意义。

(三)技术依赖阻隔生命创造的形成

教育的过程就是生命发展的过程^[22]。从生命哲学的立场来看,生命本是一种创造的过程,生命中的思想、情感等都是生命创造的一部分。如哲学家亨利·柏

格森所言:“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在连续地创造我们自己。”^[23]技术所遵循的是预设的程序,而人则具备创造性的潜能。技术尚不具备回应人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或是进行生命创造的能力,更无法替代生命个体思考怎样寻绎生命的真谛,以及回应如何创造等问题。除非机器进化到拥有超越人类的创造力和思维灵活性的能力,否则人类强大的技能是自己独特的创造力^[24]。当技术强势主导教学主体的生命活动时,则会影响主体的生命逻辑,扰乱主体的教学规则,也自然导致人的主体地位被遮蔽、创造性被消解,最终被技术“反向驯化”。教学实践过度依赖技术工具则容易阻隔生命创造力的形成,导致学习主体内生动力衰减和认知惰性固化,依靠技术寻找学习答案而不是主动思考,降低人的记忆力和思维能力,弱化学习者对问题的思考与解决的能力。当师生在教学过程中遇到难题时,往往转向数智技术的“庇护”,减少自身的创造思考与实践,将数智技术视为问题解决的“万能工具”,教学便会失去创造性与灵动性。概言之,数智时代背景下教学应从技术依赖之中脱离出来,关注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回归生活以关注真实世界,将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激发学生的自主性思考。

四、生命的澄明:数智时代教学的现实救赎

在数智时代教学空间中,学生的生命主体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被忽视、被阻隔、被异化的样态。关注教学主体生命是走出“技术丛林迷雾”的根本出路,实现生命的澄明是突破技术遮蔽困境以回归教学初衷的应有之义。

(一)未来性适应:以人文精神冲破教学的狭隘功利,充盈主体生命体验

为避免生命被技术裹挟而沦为技术附庸,教育者需重视技术的“为人”属性,扭转功利化的教育目的^[25]。而人文精神强调对人的关怀和对人的价值、尊严及命运的追求和维护,对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重视以及对全面发展理想人格的肯定等^[26]。在数智时代,技术越是发达,人文教育的重要性越是凸显。教育如果没有了人文精神,那么教学即便是有技术“锦囊”相助,也只是个充满知识和技术之地,并不能被称为人本主义的教学。从长远来看,人文精神通过启发人们对生命的思考,帮助人们理解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是冲破狭隘功利主义的重要力量,有利于观照主体生命的完整性。人文精神能够为教学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是教学从无主体性、无生命感回归主体生命在场的重

要举措,也是启发学习者自身生命“觉醒”,实现价值诉求与教学发展的互融共促的重要内容。一是要将人文精神渗透到课堂教学、课程教材之中。引导和启发学生对“功利”以外的思考,理解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并不在于追求效率与“功绩”。二是重视艺术、音乐等学科教育的塑造作用。美术、音乐、舞蹈等人文学科有利于增强人的审美意识与能力,加强主体审美体验,增强对生命的美的认识。努斯鲍姆指出,“在躯体中看到灵魂,这是得自后天培养的成就,而支持这个成就的,是诗歌和艺术”^[27]。培养学生发现生命之美、感受生命之美、体验生命之美的能力,为生命之美增色。三是注重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对教学主体具有持续性、深远性的影响,有利于增强作为学习者主体的自我修养,规范学习者的言行举止,塑造学生的人格。通过校园文化传播,形成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的校园文化氛围。

(二)自反性批评:突破技术对生命的阻隔,实现教学主体生命情感缔结

狄尔泰认为,人的生命具有多维性,包括知觉、思想与情感等多方面,人只有在知、情、意的统一中才是生命整全之人^[28]。数智技术能够生成知识,但无法生成情感,也不能彻底取代人的交往能力和情感智慧。要解决教学实践中漠视情感交流的困境,需突破技术对生命的阻隔,重新构建师生交往情感的联结,生成教学主体生命的情感之美。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学生情感需求,增强情感体悟、情感表达以及情感反思能力,要识别学生情感需求,并给予学生情感回应。在具体教学实践过程中,可以利用数智技术的优越性,在人机交互的过程中关注学生情感发展,创设富有情感温度的人智交互模式^[29]。具体而言,形成良好的师生交往情感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利用数智技术工具,根据学生学习需要,为教学创造良好的学习空间环境,并在教学过程中关注学生情感需求,进行对话与沟通,在与学生面对面的对话与沟通中实现生命情感的交融,使之产生接纳的情感。其二,借助技术工具对教学资源进行筛选,根据学生个性特征与成长规律选择优质的教学资源进入课堂教学,为教育者提供优质的教学材料,为学习者提供良好的学习材料,增强学习者兴趣,使之产生积极的学习情感。其三,利用数智技术对教学情况进行评估,针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个性化教学,优化教学形式,提高学生学习体验,实现数智技术与教学主体生命的深度融合。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功能,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适合的教学内容。如

Paradiso eLearning 平台能够根据学生需要制订特定的能力框架和学习内容,创建学习计划并追踪学习者的能力变化^[30],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三)主体性建设:激发生命的创造力与活力,重视教学主体生命关怀

生命哲学强调个体存在的独特性和自由性,并创造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教学主体作为具有生命的人,不是等待执行指令的“机器”,对于主体生命关怀的重视显得尤为重要。教学应着力处理好教学与师生间的生命关系,构筑和谐课堂氛围。教学的主体是具有鲜活生命的人,爱与关怀是人的基本需求,教学应以增强学生的生命关怀为根本追求。只有这样,师生才能全身心地投入课堂教学的过程,才能感受生命的成长,获得教与学的满足感。一是应建构充满生命关怀和创造活力的课堂环境,密切关注教学主体需求,强化教学主体对生命价值的感知,从而激发课堂教学中的知识创新。二是学校应通过具体行动表达出对学生的爱与关怀。例如,部分高校通过数智技术分析学生在食堂消费的情况,并对数据进行筛选和比对,综合考量学生生活困难程度,对在食堂消费次数多、平均消费额度低的学生“偷发”餐补,其举措不仅尊重学生的自尊心,也为学生带去“暖心”支持,体现出数智技术应用于教育的生命关怀取向。三是应将学生置于教学的核心,在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关注学生学习状态和情感需求,给予学生爱与关怀。培养教学主体的自主意识与创新能力,挖掘教育教学的生命潜力,激发生命的创造力与活力。

(四)本土性自觉:发挥技术优势以重构生命的技术叙事,创设温度的教学环境

什么是好的课堂教学?可能是既有科学文化知识,也具有人文精神素养,因而兼具丰硕学识与人文精神关怀的课堂教学;或是使学生感受到情感缔结,因而具有情感满足感的课堂教学;又或者是使学生体会生命关怀,因而具有备受尊重、和谐平等的课堂教

学。以上好的课堂教学的形成离不开一个有温度的教学环境,这也是数智时代教学重构生命的技术叙事的基础。因为,具有温度的教学环境会让学习者沉浸其中,在更广阔的生命成长空间中绽放生命,进行自主创造和丰富自我想象力。要通过智能优势,为教学创造良好的条件,使其成为引领回归生命原点和重构技术叙事的重要力量。其一,营造包容的文化氛围。我们应具有清晰的技术工具边界认识,进行人性化设计,便于学生理解与操作,减少学生学习的挫败感,创造具有积极情感和高效能感的学习环境。其二,创造虚拟学习环境。可以利用增强现实(AR)与虚拟现实(VR)技术为学习者创建沉浸式的学习环境,尤其是在地理、医学、生物等学科上,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实践操作,为学生创造具身化教学情境,使学生参与具体实践,增强教学主体的体验感。其三,营造和谐互助的学习环境。可以建立现实学习社区,使学生能够进行经验分享、学习交流,为学生创造一种和谐的学习氛围。其四,提供个性化服务。利用情感识别技术,根据学生学习行为表现优化教学方法,提供个性化支持,实现对“数字空间情感线索的关注和学生情绪的理解”^[15],进而增强对学生的了解程度。其五,加强安全与隐私保护。确保学生的个人信息安全,创造令人信任的学习环境。

五、结 束 语

本研究虽然批判性地指出数智时代教学存在生命遮蔽的问题,但并非否定数智技术对教学活动的实质促进作用,而是提醒人们不能将数智技术奉为教育教学的圭臬,要警惕数智时代教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忽视人的生命和主体性发展的错误倾向。教学永远是一项充满生命生机与活力的活动,我们既要重视技术工具理性作用,也要尊重个体对完整生命自由的价值追求。教育只有以人为中心,技术才能更好地为人所用,进而真正服务于教育。

[参考文献]

- [1] 王竹立,吴彦茹,王云. 数智时代的育人理念与人才培养模式[J]. 电化教育研究,2024,45(2):13-19.
- [2] 叶澜. 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论中小学教学改革深化[J]. 教育研究,1997,18(9):3-8.
- [3] 徐亚清,于水. 生命存有: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语言的叙事转向[J]. 贵州社会科学,2021(1):27-34.
- [4] 王秉,赵桢. 数智赋能国家安全教育现代化的概念、内涵与机制[J]. 现代教育技术,2024,34(5):45-52.
- [5] 宫长瑞. 数智技术赋能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探赜[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2(2):88-97.
- [6] 祝智庭,赵晓伟,沈书生. 融创教育:数智技术赋能新质人才培养的实践路径[J]. 中国远程教育,2024,44(5):3-14.
- [7] 闫坤如. 数智时代科技伦理教育改革的思考[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24,40(3):132-137.
- [8] 王丹华,孟宝兴. 数智时代教师权威的消解与重构——基于雅斯贝尔斯教育权威观[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24,44(13):40-45.

- [9] 赵磊磊, 赢萍丽, 付天祯. 数智化时代教师技术焦虑的现象学观照[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24(2): 102-113.
- [10] 李云星. 主体的重塑: 数智时代的主体遭遇及其教育应对[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182-192.
- [11] 宋武全, 李正福, 张照旭. 日本教育数字化转型探析: 以数智时代“人”的培养为中心[J]. 比较教育学报, 2024(3): 35-45.
- [12] 殷文杰. “项目治教”: 大学治理中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J]. 高等教育研究, 2016, 37(9): 31-37.
- [13] 叶海智. 信息技术与情感教育[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104.
- [14] 辛继湘, 李瑞. 人是技术的尺度——智能教学中人的主体性危机与化解[J]. 中国电化教育, 2023(7): 23-28, 42.
- [15] 付卫东, 陈安妮. 教育数字化转型视域下的“强师之路”: 何以为忧与何以化忧[J]. 中国教育学刊, 2024(1): 65-70.
- [16] 冯雨兔. ChatGPT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价值、潜在伦理风险与治理路径[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4): 26-32.
- [17] 邱燕楠, 李政涛. 挑战·融合·变革: “ChatGPT与未来教育”会议综述[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23, 35(3): 3-12, 21.
- [18] 玛莎·努斯鲍姆. 告别功利: 人文教育忧思录[M]. 肖聿,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10.
- [19] 刘盾, 刘健, 徐东波. 风险预测与忧患深思: 人工智能对教育发展的冲击与变革——哲学与伦理的思考[J]. 高教探索, 2019(7): 18-23.
- [20] 帕克·帕尔默. 教学勇气: 漫步教师心灵[M]. 吴国珍,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5.
- [21] 张珺. “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双向耦合: 智能时代的教育取向[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4, 26(1): 129-136.
- [22] 冯建军. 回归本真: “教育与人”的哲学探索[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162.
- [23] 亨利·柏格森. 创造进化论[M]. 姜志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12.
- [24] 约瑟夫·E. 奥恩. 教育的未来: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M]. 李海燕, 王秦辉,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 20.
- [25] 曹斯, 罗祖兵. 人工智能应用于教学的困境、限度与理路[J]. 电化教育研究, 2024, 45(4): 88-95.
- [26] 冯巍. 医学伦理学教学中人文精神培养研究[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9(S2): 271-273.
- [27] 玛莎·努斯鲍姆. 功利教育批判: 为什么民主需要人文教育[M]. 肖聿,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7: 131.
- [28] 刘济良, 马苗苗. 智能时代下教育的困境与坚守——基于生命哲学的视角[J]. 教育发展研究, 2021, 41(20): 1-8.
- [29] 周玲, 王烽.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启示: 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J]. 中国电化教育, 2023(5): 9-14.
- [30] 祝智庭, 朱晓悦, 胡姣. 数智技术赋能开放教育再开放[J]. 开放教育研究, 2024, 30(1): 16-23, 32.

Teaching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with A Life-oriented Approach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LONG Qing, WU Zhikui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has triggered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reshaped the educational forms. While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brought convenience to teaching, it has also posed numerous challenges to educational stakeholders, attracting significant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From the life-oriented perspective,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eaching presents risks such as the overreach of technical rationality, the absence of emotional rationality, and the erosion of learners' autonomy. These issues stem from the utilitarian tendency in teaching, the misguided prioritization of technological tool value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dependency on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eaching is not merely 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but an activity centered around individuals with subjective emotions and complete personalities. Anchored in the concrete individual life, teaching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should focus on realizing life values, enhancing humanistic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the emotional conne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fostering an empathetic educational ecosystem.

[Keywo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Teaching Reform; Life-oriented Approach; Humanistic Education;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